

在天地之中寻求人文踪迹,有关中国百姓对历史人物的纪念,对于我,仿佛和历史进程相吻合,第一处,就是因治水而被后人尊崇的大禹陵墓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第一次去绍兴,禹陵成了我非去瞻仰不可的圣地。

绍兴是文化之乡,文化大家辈出,文化纪念点随处可见,最壮观、最有文化内涵的,却属禹陵。陵寝古称禹穴,为大禹安葬处。位于会稽山西麓。陵寝前有禹池。门内有响铃碑,上镌峭峻文,此碑全国仅两处,另一处在湖南。前层,层顶是双龙负剑,象征大禹治水之功绩,后层有大禹塑像,高达十米,镌有联句:“江淮河汉思明德,精一危微见道心”。大殿左侧,是“零星亭”,亭内置一巨石,如石夯,上有拳头粗的石穴,是安葬大禹时所用随棺之物,原有四只,四角拴绳,使棺木徐徐下降,以免惊动大禹。其余三只不知何往。亭右侧有两块篆书石碑,分别镌刻“禹穴”“石钮”两字。据说,石钮乃禹诞生地,在四川。其实,此处是衣冠冢,真冢在殿前,那儿有“大禹陵”巨碑。碑亭右侧有鼓乐亭(即戚若古亭),是祭祀大禹奏乐的地方,八角重檐,全部用石块垒成,无一砖一瓦,已历八百多年历史。

陵碑左侧又有石刻一处,上镌“禹穴”,指此山均为禹陵。到大禹塑像前面,游客莫不为其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忘我精神,躬身参拜。我也不例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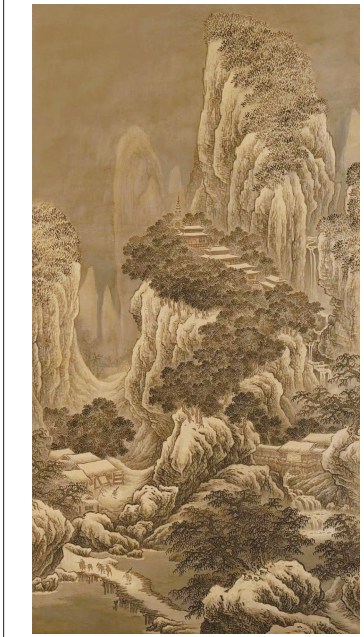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白首忘机,刻在我心灵最显要的地位,除了大禹,还有一位韩愈。提起韩愈,首先想到的,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文学家,然后是广东潮州。他的文章被选作范文,遍为传诵,历代不衰。人造《古文观止》的那篇《祭鳄鱼文》,一开头,就是“潮州刺史韩愈”,直白地把他和此地名绑在了一起。

另一位文学大家苏轼,则写了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,介绍韩公在这儿的种种政绩。所以,一提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,马上会想到这位“百代文宗”;一提到这位“百代文宗”,也立刻会想到这座文化名城。

那年,我来到潮州,“甲第巷”、开元寺、古城墙、广济门都是古迹,保存得都相当完好。横跨韩江的广济桥,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,被茅以升誉为“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”,是国内唯一集梁桥、浮桥、拱桥于一体的建筑,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(公元1171年),原桥早就毁颓,我所见的是极尽奢华的假古董。不过,到了这里,我的注意力,始终是这条风光旖旎的韩江及其东岸的韩山。身临这片水光山色,仿佛投入了韩愈怀抱。韩愈因直言谏劝唐宪宗烧毁佛骨,犯了上而被“贬滴”到“瘴江”之滨来,但仍然忍辱含冤,不忘自身职责,率领百姓清除鳄鱼之类的公害,兴修水利、赎放奴婢、建学校、请先生兴办教育,甚至亲自“以正音为潮人海”,力扫流放之地的“蛮荒”闭塞,为岭南文化积淀做出了不朽贡献。遗迹比比皆是,纪念他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,传遍海内外,最有名的,应数

苏轼的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,对韩愈的评价,达到了中国文人的高峰。庙碑随庙宇早已不存,文字却因收入中国文学范文选本,如《古文观止》之类,流传甚广:“文起八代之衰,而道济天下之溺;忠犯人主之怒,而勇夺三军之帅”,并总结出了“以谓人无所不至,惟天不容伪”以警诫世人,启迪来者,堪称石破天惊。当然,关于韩愈,最直接、形象的概括,莫过于当代杰出宗教领袖赵朴初了:“不虚南谪八千里,赢得江山都姓韩”。无论广济门还是广济桥,都可能消失或者成为假古董,唯一毁弃不了,也造不了假的,是这儿的江山!曾被他称为“瘴江”的这条江,是广东境内第二大江,历史上有“员水”“风水”之类不少于二十个名称,喊得最多的,是因鳄鱼之害而来的“鳄溪”,或如《祭鳄鱼文》中所称的“恶溪”。百姓铭记韩愈,在不到八个月内,做了这许多好事,终于去“鳄”除“恶”,以他的姓氏定了格;其东岸的笔架山,也被称为韩山,并于其上建了韩文公祠。知识精英、人民大众等不同阶层,都以自己的方式与角度纪念他,而且长盛不衰,这是何等有价值的纪念啊!

是的,行走天地之中,最值得流连忘返的就是这样的地方。不说别的,凭他来此途中写给侄孙韩湘的“欲为圣朝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”这份精神,就不废韩江万古流!名山大川,古刹华都,这才是天地之精华。如果说来到大禹塑像前,是情不自禁地躬身参拜的话,那么,徜徉于此,不凝神思索如何将身心与这样的江山融成一体,必定会羞愧自己太不配“人”的称号!



临宋人雪景图 (中国画) 张弛

正了我对“居家”的理解。闲谈中,作家告诉我:“不敢相信,这间屋子明年将会被夷为平地,我们将租房过渡。”“为什么呀?”“想重新把它打造成我心里喜欢的样子。”她说,工程可能需要花一年时间和80万新币(当时新币兑人民币1:6)。1996年,480万元人民币是怎样的天文数字。这是作家对品质生活的追求——打造一个自己心仪的环境。大学毕业时,我报读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,妈妈的竭力阻止,让我放弃了复试的执着。在妈妈眼里,上海是生活品质最好的地方。14岁时我才随支内的母亲变为上海人,21岁咋又要去外地呢?因为四川有我喜欢的专业呀。那时候我哪管什么外地上海,声称只需要一间书房,到哪里都一样。我追求的是精神的

上海滩形形色色的博物馆两三百家,由馆长手绘行业沧桑变迁的历史风情长卷,我大概算是“独一份”。

我非美术科班出身,就凭儿时少年宫学到的几招“三脚猫”功夫,哪能画得好波澜壮阔的金融兴替图卷?这点自知之明,我还是有的。遥想二十多年前,我陪连环画大师大贺友直参观上海市博物馆,趁着老先生意犹未尽,约请他用招牌式的白描手法,绘制一幅从钱庄萌芽到银行集聚的老上海金融业繁华图,贺老应允“回家试试看”。过了几个礼拜,贺老叫我到他巨鹿路的“一室一厅”咪老酒,一进门就表示歉意:“你委托的画我一直放在心上,甚至还打了铅笔草稿,可是怎么也画不像样。实话实说,解放前我就是一个穷瘦子,哪有钞票去跑钱庄、银行。没有生活,没有记忆,硬弄不来的。实在抱歉啊。”

贺师母在厨房准备下酒的当口,贺老又翻出一叠创作中的“申江风情录”,摊板、报章、拿摩温(工头)、康白度(买办)、饭店BOY、梳头姑娘、扞脚师傅、黄包车夫、古玩掬客、算命先生等等,栩栩如生的旧时人物造像,瞬从画架上腾腾出来,令人过目难忘。老先生告诉我,这些人物老底子大街小巷司空见惯,表情动作烂熟于胸,所以画出来比较靠谱,如果要画舞女大班,他从未进过舞厅,难免要“瞎画一气”了。记得年轻时路过舞厅,耳闻“蓬嚓嚓、蓬嚓嚓”的旋律,控制不了好奇心,攀爬上高高的窗沿,想看看里头黑咕隆咚究竟在做啥,谁晓得肚皮没吃饱手上没力道,一不小心从窗口跌了下来,什么都没看清呐。哈哈,多么幽默可爱的老画



夜光杯

家。贺老谦逊坦诚“敬谢不敏”,让我略感遗憾,但就此在心里留存了蹒跚学“画”金融图鉴的梦想种子。毕竟从小沉迷于贺老的连环画,对其精湛纯熟的绘画技法顶礼膜拜。而上海作为中国近代金融业滥觞之地、钱庄、票号、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黄金等金融机构,曾经在这个善于兼收并蓄的大都会里交相辉映,各色人等,熙来攘往,演绎着经济屋檐下的化妆舞会。如是情景,与贺老笔下生“戏”的白描风格完全契合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去年末,适逢贺友直先生百年诞辰,深情缅怀之际,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想法,自感经过这些年金融历史的积淀和艺术情绪的发酵,或许可以挑战一下“无貂之续”。疫情肆虐,深居简出,正好把贺老潜心打磨的“上海滩三百六十行”经典图集统统临摹了一遍,从中汲取养分,积聚底气;忙里抽闲,又查阅了大量往昔申城金融业影像资料,以期画卷呈现的每一处场景都有原型和出典。创作的过程艰辛而又

愉快,不时遇到表达的瓶颈,不时找到解码的钥匙。约莫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心追手摹,致敬贺氏白描艺术,五米长卷气象渐露:钱庄票号兵强马壮,外商银行抢滩登陆,华商银行矩阵式崛起,新型金融机构及要素市场风卷云涌,构成了昔日远东金融中心初始轮廓,真的是“兄弟姐妹们都很多,景色也不错”。其间,也穿插了颇多鲜为人知的金融掌故:钱庄和商铺“混搭”经营,“花会筒”与押头店比肩为邻,金融地产商笑做“1号车牌”,典当行“霸王条款”店大欺客,银元“打桩模子”首现街头,上海商

业储蓄银行“首发效应”创办旅行社,“万国储蓄会”炮制有奖储蓄骗人把戏,黄金风潮引发“轧金子”乱局……对金融历史人物熟悉的观者,还能从挤挤插插一百五十多个人物中,寻觅到“上海滩钱业巨子”秦润卿、“中国的摩根”陈光甫等金融先驱的身影。

曾听贺友直先生讲过,连环画是善于“做戏”的艺术。画金融题材,建筑相仿,场景相近,人物相似,最怕重复乏味。起笔

缘续贺老 黄沂海 金融中心的初始轮廓,真的是“兄弟姐妹们都很多,景色也不错”。其间,也穿插了颇多鲜为人知的金融掌故:钱庄和商铺“混搭”经营,“花会筒”与押头店比肩为邻,金融地产商笑做“1号车牌”,典当行“霸王条款”店大欺客,银元“打桩模子”首现街头,上海商

曾听贺友直先生讲过,连环画是善于“做戏”的艺术。画金融题材,建筑相仿,场景相近,人物相似,最怕重复乏味。起笔

从缘起到缘续,从筑梦到圆梦,往事历历,百感交集。我画技笨拙,凭着一腔热忱,成就与贺老二十余载的一段善缘,得偿所愿,心绪酣畅。

白居易与元稹,一个杭州刺史,一个越州刺史,是为并立而立。杜甫与严武地位悬殊,虽为世交,但相处得也很累。在现实生活中,能“相下不厌”实属难得。朋友间失衡了,交往容易陷于困境。信任感也是不可或缺的,好友间往往会有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在。

评判是不是朋友,并不复杂,看是否单纯即可。《诗经·采芣》有: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。”说的是男女爱情,后来被引申到友情上去了,这是十分纯洁的,不为别的,只是想念,生活中有了这样的朋友和友谊,可以无憾了。而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正拥有着这样的朋友和友谊,也意味着“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”是不实之词,或堪一晒,不值一驳。

朋友,是一个让人倍感温暖的称呼,当一个人回望人生,留下的脚印不是孤单的,当臂膀上还能真切感到朋友热乎乎的大手,耳边仍温存着朋友掏心掏肺的话语,出行时有朋友目送的祝福,回来时有朋友相迎的笑容,是否会感觉到这世间利益的轻如鸿毛,是否会体验到人生中还有名誉、地位、财富无法替代的,那就是朋友。也许,朋友不能长相厮守,但朋友永远心心相印。

再回到陶渊明,在他的《酬丁柴桑》一诗中,有这样的一联:“餐胜如归,聆善若始。”被后人奉为交友“八字箴言”。陶渊明隐居后,不忘老友,结交新朋,总会欣然有得。他从朋友处汲取了胜胜之言,有归家一般的喜悦,从朋友处聆听到普语美谈,感到欢快新鲜。广交友友,向朋友学习,正是陶渊明的交友之道。

老上海证券业务渊源时,苦于如何“做戏”,恰好查考到一则典故,昔时股票流通趋于频繁,沪人常以大新街福州路拐角处的惠芳茶楼为集合场所,聚会于茶楼互通消息,互探行情,茶香氤氲之间,达成证券买卖的口头交易,这一阶段被称为“茶会时代”的证券市场。这个有趣的“戏眼”,非常适合贺老的笔墨风格来演绎,于是乎,金融风云细节化,证券桥段市井化,烟火气与金融味跃然画纸,相得益彰。

是传承,也是怀念。我还特意在长卷里隐藏了一枚“彩蛋”:紧靠外滩金融街的一条小马路,贺老坐在小吃摊跟前,望望街景,咪咪老酒,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洞察人间百态,阅尽尘世烟雨。

丑媳妇总归要见公婆。近日,携画卷当面请教国画大家戴敦邦先生,老爷子看得很仔细,鼓励之余给予颇多指点,并为长卷题词“天下熙攘”,边写边嘀咕:“老早不晓得你会画画,隐藏蛮深的嘛。”

### 陶渊明爱交友

陈大新

友谊从来不是单方面的,维持友谊的是宽容、互谅、理解和信任。朋友“相忘于江湖”也是平常之事。如果是能够“一生一起走”的朋友,自然有共同之处,并不一定性格相近,但价值观趋同,老话说: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《孔子家语》里有个说法:“儒有合志同方,营道同术。并立则乐,相下不厌。久别则闻流言不信,义同而进,不同而退,其交有如此者。”此处“合志同方”相当重要,其中最难可贵之处是“相下不厌”和“闻流言不信”。朋友之间发生了社会地位的变化,是一种考验。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元稹,一个杭州刺史,一个越州刺史,是为并立而立。杜甫与严武地位悬殊,虽为世交,但相处得也很累。在现实生活中,能“相下不厌”实属难得。朋友间失衡了,交往容易陷于困境。信任感也是不可或缺的,好友间往往会有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在。

评判是不是朋友,并不复杂,看是否单纯即可。《诗经·采芣》有: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。”说的是男女爱情,后来被引申到友情上去了,这是十分纯洁的,不为别的,只是想念,生活中有了这样的朋友和友谊,可以无憾了。而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正拥有着这样的朋友和友谊,也意味着“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”是不实之词,或堪一晒,不值一驳。

朋友,是一个让人倍感温暖的称呼,当一个人回望人生,留下的脚印不是孤单的,当臂膀上还能真切感到朋友热乎乎的大手,耳边仍温存着朋友掏心掏肺的话语,出行时有朋友目送的祝福,回来时有朋友相迎的笑容,是否会感觉到这世间利益的轻如鸿毛,是否会体验到人生中还有名誉、地位、财富无法替代的,那就是朋友。也许,朋友不能长相厮守,但朋友永远心心相印。

再回到陶渊明,在他的《酬丁柴桑》一诗中,有这样的一联:“餐胜如归,聆善若始。”被后人奉为交友“八字箴言”。陶渊明隐居后,不忘老友,结交新朋,总会欣然有得。他从朋友处汲取了胜胜之言,有归家一般的喜悦,从朋友处聆听到普语美谈,感到欢快新鲜。广交友友,向朋友学习,正是陶渊明的交友之道。

十日谈 品质生活 责编:殷健灵